



# 人民的砲兵

上 雜 出 版 社

# 人 民 的 砲 兵

周 潔 夫 著

上 雜 出 版 社

---

一九四九年十月第一版  
一九五三年七月第五版(重2)

上海印 14001-17000  
(本版印數3000册)

## 人民的砲兵

著者 周 潔 夫

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

上海 寧波路655號

印刷者 華新日曆印刷廠

編號.444 版.103(15) 48頁 32開

---

• 版權所有 •

## 前 言

在一九四七——四八年的冬季攻勢裏，我會隨同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強大砲兵部隊，在大雪盈尺的遼河平原上跋涉了三個月。行軍、作戰；作戰、行軍，這支茁壯的部隊協同兄弟部隊，參與了彰武、公主屯、新立屯、遼陽、鞍山、四平戰鬥，贏得了六戰六捷的榮譽。整個冬季攻勢中，東北人民解放軍能以極少的傷亡換取殲敵十二萬人的光輝戰績，是和砲兵部隊的英勇艱苦分不開的。在公主屯的聚殲戰中，在四平等地的攻堅戰中，它摧毀了敵人的堅強的工事，也摧毀了敵人的鬥志，許多俘虜軍官的第一句話就是：「你們的大砲真厲害呵！把我們打得抬不起頭來。」

這支砲兵部隊的成長跟步兵部隊的成長一樣經歷了許多艱苦困難，才逐漸從小到大，從弱到強。參加冬季攻勢的野榴砲，大部是日寇破毀和遺棄的

壞砲，經過戰士的辛勤搜集，工人的日夜修理，殘缺的肢體得以復全；而在冬季攻勢中掌握這些野榴砲的砲手，却大半是離家一二年的翻身農民。他們以高度的階級覺悟和無限的熱情，埋頭鑽研，迅速學會了如何去掌握自己的武器。他們克服一切困難，頑強地作戰，不斷在實戰中提高技術，終於一次又一次地壓倒了敵人。

這支砲兵部隊得以成長，跟砲兵司令員朱瑞同志有着密切的關聯。他用全力建設砲兵，領導砲兵逐步走向正規化。不幸他在去年最後解放東北的秋季攻勢中，為人民解放事業獻身在義縣城前。他的犧牲激起狂烈的仇恨，在隨後的規模巨大的錦州和天津攻堅戰中，人民砲兵發出憤怒的火力，摧毀了苑漢傑和陳長捷賴以屏障的城防工事，協助步兵部隊造成了先後殲敵二十萬人的偉績。

今天這支砲兵部隊更加壯大了。它擁着舊有的日式的野榴彈，以及最近一年來繳獲的大批美式野榴彈，正在長江以南的廣大戰線上追尋殘敵。從東北到華中，遠征數千里的英勇砲手們，很快就會看到全中國的解放！全中國的人民將會感謝他們。

作者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

## 目 錄

- |   |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|----|
| 一 | 新砲手   | 1  |
| 二 | 復仇的大砲 | 13 |
| 三 | 鉄的連隊  | 23 |
| 四 | 大砲進街  | 35 |
| 五 | 堅強的人  | 41 |
| 六 | 頑強的意志 | 49 |
| 七 | 變化    | 67 |

## 新 砲 手

砲車在厚雪地中行進。被寒氣遮掩的星星，閃散着暗淡的微光。在新畫出的兩道深車跡後面，砲手們緊緊跟着砲車。

像別的砲手們一樣，二砲的砲手緊緊跟在二砲後邊。他們心裏燒得火熱，一砲手孫國楨把帽耳結起，一會耳朵凍麻了；放下帽耳，一會又覺燥熱難忍。三砲手周子揚渾身是汗，他渴望着報仇；他的大哥出生才三四個月，就給地主摔死；他的兄弟在德惠戰鬥中光榮犧牲了。他現在用渴求的口氣自言自語：

「這回千萬能打上才好。」

「在後方訓練兩個月啦，袖統裏是貓是虎，這回該見分曉了。」房誼章接上了話。他家七月間來人，說是家裏分到一垧多地，吃穿全不愁了。他專心學着技術，他是五砲手，又是候補二砲手。

二砲手張廣財却一直在擔心一件事情：「第一次『打靶』打得準打不準呢？」

二砲的砲手們都是新手，都是一年前才參軍的翻身農民。一個多月以前，部隊進行了挖苦根的教育。這以後，他們時刻盼着打仗。在行軍中遇到困難艱苦，就咬着牙說。「這困難是蔣介石給的！」「找蔣介石算賬去！」這晚上他們連過三道陡坡，在少人走的雪道上跋了六十多里，到達目的地，每個人的棉衣、棉褲全汗濕了，身體最棒的四砲手王泰和候補四砲手韓福，從褲管上絞落一灘汗水。砲手們的胸口前沿，却抹上一長溜厚霜。

二砲的砲手們進到陣地附近，飛來兩顆六〇砲彈，在他們左邊二十來步遠的地方爆炸。大個子王泰驚了一下，但立刻升起一個念頭：「我到前方來幹啥？不是為打蔣介石來的？怕啥？」仇恨戰勝了恐懼，他貓着腰，鎮定地進入陣地。

砲手們把大衣摔在地上，拿起鐵鍬、洋鎬，開始修築工事。敵人的子彈呼嘯着，盲目地從砲手們的頭上面飛過，張廣財尋思着：「早先出勞工修道是為日本鬼子，現在修陣地為自



己，早點修好早點打，停會叫你機槍叫不得！」

大砲拉入了工事。王泰調動架尾，把砲口對準射擊目標——高聳的車站水塔。就在這上面，設立着敵人的觀測所。他們焦急地等待着發射的命令。

天亮了。透過晨光，能够望見水塔半濛上小玻璃窗的閃光。七點半鐘，期待的命令從中隊的指揮所發出：「榴彈——瞬發信管，目標——正前方車站水塔，瞄準點——水塔窗戶—— $\times$ 千 $\times$ 百，待命放——發！」

三砲手周子揚把砲彈推進砲膛，一砲手孫國楨拉住拉火繩的一端。二排長檢查了一過，大聲的說：「二砲好！」

「預備——放！」

第一發砲彈出膛了。現在這發砲彈打的已經不是假想敵人，而是真正的敵人，這一發砲彈寄托着砲手們復仇的渴望。然而這一發砲彈偏了。

「向右偏差五米位！」觀測所報告了彈着點的偏差，然後是「向左修正四米位」。

第二發砲彈打中水塔的左上角，冒起一陣火烟。

「向右修正一米位！」

於是第三發砲彈又帶着威脅的嘯聲飛出砲膛，一陣火烟過去，水塔正中出現一個窟窿。「打中了！」「打中了！」砲手們的心震盪了，現在真正用自己的手打擊了敵人！二砲手張廣財更加欣喜，因為在後方的時候，他一直以為自己的砲偏左五

米位，經過這三發試射，他才真正掌握了這門砲的特性——向右偏差五米位。在彈藥室裏，五砲手房誼章吃力地上着信管，砲車長李國楨見他一個人供不上，過去幫助。三砲手周子揚把上了信管的砲彈塞進砲膛。敵人的機槍彈不時往二砲打來，打得砲前的防盾噹噹直響，打到彈藥室的頂棚上，把棚上的雪震落下來，碎雪掉在砲車長和五砲手的臉上、脖頸上、手上，他們仍舊專心擰着信管。砲車長在心底罵着：「媽的，掃吧，停會叫你當啞巴。」

水塔上的窟窿越來越多，有幾個窟窿洞穿透明，再也看不見玻璃的閃光，它們已經擊成粉末。水塔上的敵人觀測所給打跑了，指揮所傳來命令：「暫停！」

房誼章擰了一會信管，手就凍了。排長要他用鉗子擰。也擰了幾個，覺着不如用手好使，把鉗子放在一邊，又用手吃力地擰起來，現在他的手已經擰腫了。排長一發現，叫他代替二砲手工作。在後方，房誼章就常常留意二砲手的動作，一路上又不斷向張廣財請教，他早想試試自己的技術了。他滿心喜歡，拖着凍麻的腳，移到二砲手的座位上。

二砲的射擊目標從水塔轉移到水塔右邊的一個大地堡。房誼章把瞄準鏡中的十字交叉綫的支點對準地堡，大聲報了個「好」！孫國楨一拉火，地堡附近升起一團淡灰的煙柱。第二發砲彈擊中地堡頂，飛起擊碎的木材和石塊。第三發更準，從正面的槍眼一直穿進地堡，小洞變成黑色的大窟窿。緊接着一連

兩砲，都擊中了目標。從地堡右面的一所房子裏，衝出一股步兵，直向地堡撲去。原來我們的步兵在房子裏已經等待好一會了。

地堡上出現了紅旗。這是步兵佔領陣地的信號。房誼章在瞄準鏡中尋找着別的目標，可是再沒有什麼需要砲兵摧毀的工事，一時躲脫被活捉的敵人，都逃進了彰武城。這羣初上戰場的砲手，和別的砲手們一起，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。

砲手們現在可以舒適地吸袋煙了。王泰滿意地瞅着張廣財說：「二砲手這回不迷瞪了。真有一手。」

張廣財活潑的說：「到戰場上還能迷瞪？我把勁全用在手上、眼睛上了。」然後他用老砲手的口吻加上一句：「我還沒過上砲癮呢！」

砲手們都笑起來。掩體裏流漾着輕快的煙氣。三砲手周子揚却在這時發覺他的胳膊抬不起來了。

第二天晚飯後，二砲又出發參加攻打彰武城，陣地在一個崗上。構築工事的時候，敵人的機槍彈比第一次密了。二砲砲手們的經驗也比第一次增多了。韓福、房誼章、六砲手姜貴、候補三砲手中殿祥去抬土，揸土坯。王泰上後屯挑水，準備澆火口。陣地上只留下四個人輪替構築工事。他們先趕修工事的前沿，好擋住敵人的子彈。韓福和房誼章每次都揸回六七塊土坯，一塊二十來斤，下崗空手，上崗滿揸，他們全身淌汗，把

下崗作爲休息。敵人不時打過來紅色的信號彈，不到兩秒鐘，背後跟來一串子彈。張廣財有次剛彎下腰，一顆子彈從他背上飛過，打在後面的棚腳上；姜貴跑到火口前解繩子去措土坯，飛來一串子彈，噹噹噹打在他頭上的防盾上，但是槍彈擋不住他們的操作，消不了他們的戰鬥熱情。他們細緻地築好工事，把砲口對準着彰武城內一家燒鍋院的紅磚大煙囪。煙囪後面是敵人的迫擊砲陣地，二砲的任務就是要壓制敵人的火力。

紅磚大煙囪旁邊有個灰色洋樓的尖三角頂。目標是顯著的。在張廣財眼中，那紅色特別刺目。

還是七點來鐘，二砲開始試射。第一發跑了，敵人打過來迫擊砲彈、機槍彈，砲口前面的雪飛濺起來。「你有千條妙計，我有一定之規。不管你砲火怎麼猛，我還是好好臥瞄。」張廣財想着，修正了偏差。副教導員這時從一砲陣地過來，站在二砲陣地後面的溝中，喊了聲「二砲把煙囪打掉！」他的話增加了砲手們的決心。

第二發砲彈碰上了煙囪，把煙囪左上角打飛了一塊。在鄰砲的轟鳴聲中，聽到副教導員喊好的聲音。孫國楨的耳朵給震得嘖嘖直響，打到防盾上的子彈也聽不大清了。他依舊保持着鎮靜，平穩地拉着火繩。

二砲砲口中連着飛出的砲彈，落在煙囪中間，削在煙囪角上，煙囪的腰身越來越細，終於齊腰倒垮，溝裏的副教導員拍起巴掌。張廣財呼了口氣，但新的任務立即來到：要二砲射擊

煙囪左側一百米處的目標，據估計那邊可能就是敵人的山砲陣地。

一打上仗，三砲手周子揚的胳膊又不覺痛了，他比上次更迅速的填裝着砲彈。砲彈供給不上的時候，他幫助去上信管。煙囪一倒，副教導員一鼓掌，他尋思：「上級還是叫打幾發吧！」聽說射擊新的目標，他趕緊又去彈藥室捧過一個砲彈。

可是並沒有馬上發射。張廣財在瞄準鏡中發現四棵小樹，正好擋住了目標。他迅速站起了掂上一把鐮刀，繞到陣地前方，一直奔到小樹近前，仰面躺在雪地上，一手抓住樹身，一手用鐮刀使勁砍割。第一棵樹剛倒，「啾啾」打過來兩顆六〇砲彈，同時在右邊不遠處爆炸。他沒有停止，用上一把勁，又割倒了第二棵，……第四棵一倒，他就跳起來貓腰跑回，子彈追着他，嘖嘖嘖嘖，在雪上打出一個個小孔。

張廣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二砲向新的目標發射了。

我們的砲吼鳴着，夾着敵人發射過來的稀落砲聲，指揮所的命令聽不清了。排長叫姜貴去當聯絡員。姜貴爬在稜綫上，結起帽耳豎起耳朵，聽着指揮所的口令和二砲陣地的報好聲，不讓漏去一個字，正像二砲手不漏過眼前的每一景物那樣。有一顆砲彈在他近前落下，幸虧沒有爆炸。他大聲傳達着口令，渾身發熱，忘記自己是臥在雪上。

在另一邊，韓福在匆忙地運輸彈藥，二十來斤重的砲彈，他兩手抱着四個，一回回往陣地裏送。「快放」的時候，韓福

更忙碌了，他用鐵鍬啓開彈藥箱的蓋子，抱着砲彈進去，又急忙出來，有一次他的鐵鍬碰着一根樹杈子，樹杈子在他的左腿上刺了一下，他顧不得細看，啓開箱子，抱着砲彈送進陣地。他胸口上的汗直往下淌，跟姜貴一樣，他的臉是通紅的。

砲彈一個接一個的落入敵人陣地，敵人的山砲不作聲了。二砲依然用一分鐘五六發的速度，緊咬住敵人陣地不放。指導員跑來告訴一個消息——大家期待的消息：「咱們的步兵進城了！」隨着就是「停放」的命令。

伏在砲陣地後面的步兵後梯隊，反穿着大衣，迎着中午的陽光，從雪地上撲奔過去。現在又臨到砲手們休息的時候，韓福猛覺着左腿麻漬漬的，一拉褲腿，褲管和大腿沾在一起，他猛力一扯，發現左腿肚上有個血窟窿，自然是剛才樹枝扎的，他氣憤憤的罵着。王泰却打了個呵欠說：「這回準能睡一覺了。」孫國楨惋惜地說：「要是能進城看看地堡多好！」

×

×

×

砲兵總是很難弄清楚他們的戰果，二砲的砲手們只能從步兵的口中，知道彰武城裏的地堡都打翻了，知道有一門山砲給打得稀碎。雖然不知道那門山砲是給哪一門砲打壞的，二砲的砲手們還是滿足了，因為這總是砲兵打的。雖然砲兵沒有進城，但使步兵安全地進了城。七十九師除掉死的全當了俘虜。二砲的砲手們也滿足了。

現在，經過七八天的行軍，二砲的砲口又對準了敵人——

前聞家台的敵人。龜縮在那裏的是新五軍的軍部，四十三師師部和一個團。

下半夜，砲口對面升起黃沙沙的缺月，敵人的機槍兇烈地迎面射來。韓福和申殿智被派到小後方去了，別的砲手們在掩體裏面忍耐着，等待着報復的時機。

在構築工事的時候，砲手們覺着燥熱，吞吃雪團解渴。一靜下來，站在硬凍的地面上，却覺着寒冷。他們跺着兩腳，盼望射擊。

跟着拂曉，眼前展開一片茫茫的白霧。張廣財燥急起來，他的目標是一株樹後面的高雪堆，這目標是在晚上敵人放射三顆照明彈的時候找到的，現在樹和高雪堆都被大霧吞沒了。

攻擊的時間到了，從二砲發射出去的砲彈，好像一枚猛力擲進厚雪堆的鐵釘，也被大霧吞沒。第二發依舊找不着彈着點，打遠了還是偏差？張廣財捉摸不定。霧逐漸消淡，在第四發上，他發現彈着點冒起一股白煙，也隱約辨出冒白煙處正是指定的目標，他的心放寬了。

鄰砲震響着。二砲照準目標繼續發射。五砲手房誼章坐在秫秸上，費勁擰着信管；三砲手周子揚裝填着砲彈；一砲手孫國楨一手拉火繩，一手拉栓，讓彈壳跳到地上；每打四五發，四砲手就用洗把擦洗砲膛內的瓦斯。一切動作都照舊，但一切動作都熟練了。副教導員又走過來望着砲手們的合拍的動作。

霧散了。近午的陽光照到砲口上。張廣財辨清自己的目

標原來是一排蓋雪的平房。在目標和陣地間，橫着廣闊平坦的雪野。

傳來「暫停」的口令。不一會，二砲手的眼前忽地出現幾個騎兵。他們衝出屯子，後面成列的跟着黃色的，白色的，灰色的人羣，羊羣似的擁擠着，奔跑着，六〇砲彈和槍彈的嘯聲密集起來。張廣財突然聽見副教導員的聲音：「敵人出來了，拉砲打！快打！」

二砲陣地的左前側是一條大道，騎兵飛快的向大道馳來。副教導員撈過一支步槍，向騎兵射擊，砲車長李國楨一腳踏上去掩體，端起步槍就打。張廣財楞了一下，閃過一個念頭：「敵人要把砲奪去了，拉了一年不是白瞎了！」他嚷着「拉砲」，跑到砲身後面，孫國楨也從座位上跳下，和王泰、周子揚一起往後搭砲，房誼章趕緊丟掉信管，從彈藥室跑出，參加搭砲。一使勁，砲給拉出了陣地。王泰趕緊調動架尾，掉轉砲口，對準敵人衝出的目標。

騎兵距離只有三百來米，馬的顏色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副教導員一槍打中一個騎兵，那傢伙一下跌倒雪上。

「目標——三百五十，敵人潰兵！……」

張廣財迅速瞄準好，用響亮而短促的聲音報了個「好！」孫國楨鎮靜地拉動火繩，騎兵和砲兵間冒起一股黑煙，但是沒有炸到敵人。

距離修正了，第二發砲彈憤怒地穿進敵人的步兵羣，王泰



一下跳起來高聲大嚷：「呵，呵！倒了一大片！再打！」

緊接着鄰砲也擊中了目標，敵人的散兵給打暈了，擁擠在一團，有的往前跑了兩步又退轉來，退轉來又擁向前去，儘在原地徘徊打旋。二砲的砲手們又一連放射出兩顆驟發砲彈，一顆砲彈掀翻一片敵人，雪野上增添了紅色。

從二砲側翼，衝出一股步兵，刺刀在步槍上閃爍，大衣角飛舞着，向慌亂的敵人衝去。有幾個回過頭來招呼：「別打砲了！」在別的地方也出現了我們的步兵，分成七八股兜抄過去。

停放以後，二砲的砲手們才感覺剛才處境的危急；也驚奇自己的力量：怎麼五個人就能輕易地把大砲拉出陣地？

砲手們沒有時間多想，他們被當前的情景吸引住：當我們的步兵四方八面迫近敵人，嚇昏的敵人舉手了，繳槍了跪倒了。第一次看到敵人繳槍，而且是黑虎虎的一大片敵人，二砲的砲手們都樂得眯細眼睛，旱煙也顧不得抽了。

在歸途上，二砲的砲手們嘴唇大都乾裂。原來他們兩天沒有吃飯、喝水，儘吃炒包米，啃雪團團，上了火。可是他們依舊用乾裂的嘴唇談着戰鬥經過，沿路打問消滅敵人和繳獲武器的數字。

第二天晚點名，指導員報告了砲手們期待的消息：

「咱們消滅了敵人一個軍部，兩個師：一九五師和四十三師！咱們苦戰了一天一晚……」指導員的話被掌聲淹沒了。「